



05104

五龍山人集



五龍山人集卷之一

奏疏

從祀真儒疏

奏為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言非不貴言也德為本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聖賢觀人之大法也我

皇上應運中興聰明睿知默契道體遠紹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於天下者

皇上皆身體而力行之

彛倫叙而

大禮明

郊社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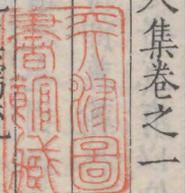
大祀秩釐正孔廷祀典而大道彰

敬一有箴即精一之旨四勿有訓即克復之功立德立言垂憲萬世大矣哉

聖人會道之全固如是乎今言官建議乞將前禮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從祀孔子

廟廷者真有以仰見我



奏疏

卷之一

一

皇上身任帝王道統之傳故欲從祀先儒以承

德意甚盛舉也然議者謂前代所定從祀必求傳釋

六經之人以合祭法報功之義遂以瑄罕所著

述爲疑臣愚昧不識聖賢大道之要竊以爲著

述多言要非聖賢之所急也古之所謂立言者

非傳釋之謂夫六經自孔子刪述之後大道昭

明猶之太陽當空人所共覩雖千萬年未嘗晦

也自漢興以來諸儒始爲之傳釋訓詁註疏互

有異同而支離牽合反爲六經之蠹是傳釋不

足尚也孔廷侑食稱四配者惟顏淵無著述然

奏疏

卷之一

二

獨稱亞聖以爲真得聖道之傳濂洛關閩諸大

儒惟程顥無著述然獨稱曰明道先生以爲直

繼孟軻之後著述亦不足以盡道也臣夷考瑄

之爲人性質高明學識醇正真知實踐不事矯

飾其脩己教人惓惓以復性爲先至其立朝大

節尤爲俊偉利害不移始終無二誠

聖代之純臣儒者之盛節也其著述誠無所槩見所

可見者讀書錄詩文集而已今之所以崇慕瑄

之學者蓋以瑄能反躬實踐不悖聖賢耳雖微

錄集不害其爲知道也且夫論人者當原始要

終則誠僞見而賢否定矣臣按瑄卒之後監丞  
閻禹錫狀其行實稱述甚詳猶曰門人好崇師  
說也大學士李賢爲撰神道碑稱瑄身體力行  
操履堅定以有道歸之賢與瑄當天順初同時  
輔政其言之素賢知之必真非附和溢美者  
則瑄之爲人可知矣自成化以來疏請從祀者  
甚衆輿論所歸久而後定也臣嘗評瑄言行篤  
實似許衡出處峻潔過楊時以之從祀誠爲無  
忝若議者以爲我

國家之興百七十餘年未有真儒從祀今宜祀瑄

奏疏

卷之一

三

則似乎承一代之乏人非天下之公議亦非所  
以崇瑄也臣聞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衆言淆  
亂折諸聖人臣學術膚淺無所知識竊述鄙見  
上塵

睿覽伏望

聖明俯賜采擇折衷群言祀瑄孔廷以訓示來學則  
吾道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十九年二月初八日

國學疏

奏爲陳愚見以昭

聖治以裨國學事臣聞爲政之道有緩有急施教之

方有先有後然亦有若緩而實急似後而宜先  
皇大者是不容以徐議也臣誤蒙  
皇上任使俾贊成均以師多士臣受

命以來一月餘矣夙夜兢兢惟恐有負臣敢不勵行  
皇上 鈔躬勉盡職業以求稱

皇上所以作養賢才之意所有四事實關乎治體切  
乎學規誠所謂若緩而實急似後而宜先者也  
敢以塵瀆

聖聽乞

勅該部議擬舉行臣不勝願望之至

奏

卷之一

四一

一曰教胄子臣聞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  
王太子群后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  
選皆入太學天子親視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  
學以齒胄也是惟世臣之子謂之胄子太子入  
國學之所齒也臣伏見

皇上冊立

皇太子已經歲餘雖在幼齡他日出就師傅

皇上必將舉古帝王之盛典以成

皇太子之德義是惟世胄之教所宜急也臣考之洪

武五年令將官子弟承襲年幼者入監讀書成

化十等年令公侯伯并駙馬初襲爵者送監讀書習禮弘治正德年間屢經舉行我

皇上龍興致治崇化其於世胄之教亦旣已行之矣但今世祿之家間有一二入監習禮者又徃徃虛應故事不守訓規其於齒胄之道恐莫之能知也是可以無教乎况世臣祿位崇高驕奢易長使不及其弱冠之年教之詩書禮義以敦其儒素之風約之規矩準繩以移其桀傲之志則他日委任將見膏粱紈袴之餘豈勝分闡干城之責鮮有不僨事者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奏疏

卷之一

五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

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質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俟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塔下恭揖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俟堂儀畢赴廂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

聞區處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

聞仍加表異該部註記俟異時襲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則庶乎彬彬向風知所警勸而國之大事亦有所賴矣

太師 二曰簡俊秀 臣竊照近歲因

大工乏用 工部議將民間俊秀子弟准令納銀送監  
讀書 此固一時權宜之術 然關係政治 民生實  
爲甚切 不可不預爲之處也 是輩曾經習學舉  
業者 十亦五六 其間白丁庸孺 所不能無 遂使  
玉石混居 蕭蘭並進 夤緣雜沓 鼓扇士風 不惟  
有玷國學 他日授以一官 豈能責其治效 將來  
之害 有不可勝言者 以臣言之 苟非下愚可教  
而入顧 所以處之 何如耳 臣請允俊秀納銀者  
到監之日本 監堂上官考以四書義一篇 能粗  
通大義者 照常挨次撥歷 其有荒謬之甚者 定  
限坐班肄業 三年以上 上方許撥歷 則人懷向進  
而名器不至於濫授矣

奏疏

卷之一

六一

三曰葺學舍 臣聞古之帝王 設爲庠序學校 以  
教民 自漢晉以來 興脩大備 唐貞觀間 太宗數  
幸太學 增築學舍 千二百間 屯營飛騎 亦授經  
業 高麗諸國 遣子入學 史稱國學之盛 近古未  
有 宋紹興中 葉林上書 請興太學 且曰 計不過  
費一觀察使之月俸耳 我

太祖高皇帝自開創之初 百務並舉 日不暇給 而尤

以建學爲先觀監規所載有曰堂宇宿舍俱各  
整飭應用什物皆已備具其所以養士之意厚  
且重矣今京師國學自弘治十四年祭酒謝鐸  
具奏禮部尚書曾鑑等覆題奉

欽依脩理今經四十年雖時或補葺而頽敝滋甚內  
外號舍見存者十之四五其不可居者半之雖  
或僅完而垣墻不備關鍵不設今內號之西蕩  
然無存鞠爲豐草矣是以生徒往往僦居寄處  
遠近不一憚於奔趨出入無時難於稽攝臣欲  
脩舉職業督責課程深爲未便臣伏見

奏疏

卷之一

七

皇上自登極以來兩幸太學

親御彛倫堂講論化理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超唐虞  
而軼三代誠千載一時也而所以脩葺廢墜以  
光首善之地者詎可後乎臣初履任周視舍宇  
以爲工力之舉亦不甚難今之議者動以

大工未畢妨於措辦爲辭臣則曰此特

大工萬分之一耳臣愚計之不必動支正額錢糧但  
令工部將援例監生數名銀兩以備物料工食  
則學舍煥然一新矣

四曰均差歷臣據生徒視學宮爲傳舍以訓規

爲虛文倏來倏往莫有固志濫費廩祿深負作  
養是宜議處以肅學規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各處增減事宜將正雜等歷俱復原  
額八百八十七名其歷事月日俱照正歷三個  
月上選仍滿十二個月方許具缺正歷之外俱  
爲雜歷舊之雜歷巡歷清黃續黃寫本寫誥內  
府天財庫承運庫長差俱十二個月爲滿上選  
具缺如此則士心歸一而無紛擾觀望之煩事  
體適宜而有勞逸均平之美矣

靖虜一疏

奏疏

卷之一

八

奏爲陳愚見振長策以靖虜患事臣伏見去歲吉  
囊俺荅二酋兩犯山西南至大原殺掠甚慘今  
歲三月初四日太白入昴應在吉囊之死雖  
神天加誅以默佑我

皇上而俺荅阿不孩近復擁衆犯邊越過鴈門長驅  
深入遂至潞安駸駸乎及於中原矣虜勢猖獗  
自昔之所未聞也羽書告急京師震驚我

皇上宵旰憂勤申諭百工以戎務爲急仍俯從本兵  
之請起用侍郎翟鵬經督軍務假以便宜重權  
允廷臣建言多所采納臣有以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攘夷安夏之宏謨也天下幸甚目今  
山西報稱虜騎出邊復似去年更出迭入之計  
未委虛的臣有以占知其必然剝牀以膚且將  
爲畿輔大患也蓋黠虜連歲入寇意得志滿逞  
其驕愆何所不至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是不可不思患預防振長策以圖治安  
也今諸道援兵遠近畢集京師禁旅簡閱悉精  
庶乎有備無患而本兵方畧與言官條奏皆曲  
盡事情蔑以加矣臣列職詞林不閑軍旅然日  
覩邊患遺我

奏疏

卷之一

九

皇上殷勤誠痛心切齒早夜以思一得之愚亦或諸  
臣之所未盡者敢昧死爲

皇上言之臣聞之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蓋以  
爲勇力智謀兩軍相當斯足以決勝負於合戰  
之頃也臣觀今之北虜精銳趨捷馳逐便利

中國士馬皆不能當來如風雨止若立山我軍智  
勇俱困一無所施且今鴈門諸關險隘如履平  
地內郡無險可據安能禦乎山西趙代古稱良  
將勁兵所出今亦武勇甲於天下虜入而蹂躪  
之如驅群羊刈弱草他郡之兵尚足恃乎臣是

以知

中國之兵與虜不敵明矣夫虜勢若此不思出奇

制勝長駕而遠馭之而猶循襲故常玩時愒日

臣恐虜勢日盛

國威日損將來之患寧有極乎臣愚以為為今之

計莫若以夷攻夷斯為上策而簡精銳用長技

權時宜皆一時急務不可不速講也臣輒不揆

愚陋條陳事宜上瀆

聖覽乞

勅下兵部詳議施行或能少寬我

奏疏

卷之一

十一

皇上北顧之憂臣愚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一臣聞之漢臣鼂錯曰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降胡義渠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以當險阻平地通道以輕騎材

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也臣以為

此言誠卓識遠見而唐太宗破突厥薛延陀諸

夷皆用此道在

今日尤為切要者也今朶顏三衛夷人世受

國恩生息蕃衍有眾一二萬每歲二次入

貢雖或愆期而去歲猶自有諉則其無皆恩叛順之

心亦已明矣撫而用之誠易易也北虜之所畏者惟黃毛達子每歲入寇不敢空國而來蓋恐黃毛之議其後也觀今歲捉獲奸細所稱小王子責俺荅之言可見矣臣以爲宜及此時招而用之此上策也何也蓋以夷攻夷其長技與之同而感恩嗜利必能爲

中國用也臣請各降

勅諭一道賜以綵段命通事人員星馳先往朵顏轉送黃毛各諭以

中國所以用之之意大畧云俺荅連歲犯邊出我不意搶掠綵段數多今

奏疏

卷之一

十二

朝廷震怒命將出師大徵諸道雄兵百萬刻日出邊期滅此賊猶恐其四散突走不收全功故命爾等能以兵助

中國擊殺虜賊者每首級一顆賞綵段二疋得俺荅首級者賞綵段一百疋其餘酋長首級賞段有差所獲輜重牛羊爾等自用

中國秋毫無取爾等若順天道助中國速差的當頭目與同使臣歸報

朝廷朝廷必先加賞賚仍約日大舉各遣大將二

員副將一員親至爾國監督進兵紀驗功次爾等其各思効力毋失此富貴也臣聞諸夷志在綵段以多得爲富貴故因而啖之彼嗜利貪得必能奮勇爭衡不過捐一二十萬緡段而黠虜可計日臧矣所遣督監大將必若鼂錯所謂能知其習俗輯和其心者然後可使二虜相持我軍整束破禁出邊諸道並進乘其疲敝表裏來攻俺荅雖強何能爲乎又東北元良罕本係小王子北部叛去歲久每相攻殺以利誘之可爲我用迺西則莊浪都督魯經家丁不下二三萬

奏疏

卷之一

十三

人本係

中國爵位羈縻賞格相同亦能得其死力而海西亦不刺一種有衆萬餘先年已許內附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今能招徠以恩義亦足爲用臣以爲失此不爲別無上策必待選將練兵儲材足食而後可以禦虜亦已晚矣此誠老生之常談非經

國遠猷違權應變之機也若平虜之後諸夷來廷則官其渠帥使各治其國仍令遣子入侍待以顯爵以縻其心如唐太宗之待突厥吐蕃高昌

諸國恩威並著格其非心將見化外諸夷長爲  
中國藩屏矣仍設各該叅將督監之若漢有戊巳  
校尉唐有安西都護皆以流官更代徃鎮足以  
控制今莊浪叅將亦此意也臣考古證今以爲  
禦虜長策莫善於此若議者以爲好竒立異迂  
闊難行則惟有坐守待困而已然則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穴抑又何歎臣惟我專而竭

中國大患允百大小臣工所宜同心戮力計除虜  
患以光

奏疏

卷之一

十三

中興至治以垂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統者不偉歟

一臣聞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又曰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敵者寡矣若朶顏  
黃毛旣爲我用賊拒二虜其衆必分其志必惑  
我整兵以待之選鋒以乘之鮮不勝矣臣又聞  
之用衆不如用寡用寡不如用精晉馬隆以三  
千人遠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宋岳飛每與金兵  
戰以數百人或一二人破其數萬之師蓋扼  
其吭而奪之氣也今賊虜動稱數十餘萬大率

精銳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惟是臨陣之際其精銳者悉集於前衝鋒陷陣若鷲搏獸奔勢不可當故我軍隨而潰敗往往皆然臣請

勅各邊懸重賞以募死士簡銳卒以爲先鋒分左右翼縱鐵騎以橫擊之則一可當十此勝兵之法昔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左右翼繞單于捕虜萬九千級此則簡精銳左右翼擊而致勝之明驗也

一臣聞之虜之長技在弓馬柰何欲以弓馬勝之漢臣曰勁弩長戟射䟽及遠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北虜之足弗能當也岳飛與金人戰指謂大將王貴曰爾以步兵擊其騎兵然則

中國之長技誠在步兵也古人克敵以弩爲利今各邊鮮有用者以用弩不如用弓之便也臣愚請兩廣善用藥箭弩徵取弩手百人分配各軍教以習弩臨陣則先用以却敵仍選精卒足力健捷者給以長鎗每俟弩箭既發虜騎稍却則驅長鎗並進賊陣旣動然後以鐵騎橫擊之賊雖恃弓馬何能爲乎此

中國鎗弩步兵之利不可不務也

一臣聞之漢文帝募民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後世援例之始也此雖弊政亦救時之權我

朝行之已久弘治間或納馬納米納銀行之至今不能改也臣以爲宜令民照例納銀得授指揮千百戶等職皆以例試爲名分送各邊立功自効但有斬獲違賊真正首級者定爲等則即實授本官食俸世襲蓋變而通之合乎時宜一以足邊餉一以求竒能人皆踴躍樂於備邊名器不至於濫施

國家亦賴其實用與援例入監無益有損者相去

奏疏

卷之一

十五

萬萬矣臣又聞近日盡革兩淮餘鹽輕棄課銀百萬矯枉道正莫甚於此宜令司計者詳議而復之權時之宜但令商人不分正餘鹽銀俱於各邊上納糧草痛革賣窩買窩等弊則鹽法大行而邊餉無不充矣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靖虜二疏

奏爲懇激愚衷再陳喊虜竒策備舉用兵事宜仰

祈

天鑒以大振

中興聖治事臣聞自古必有非常之君而後有非常

之舉有非常之舉而後有非常之功故黃帝大戰涿鹿神禹徂征有苗文王赫怒以遏徂莒以荅天下仰望之心宣王中興薄伐獫狁以紹文武建邦之績皆戡禍定亂以安兆民非常之功也臣伏見遼虜猖獗兩歲出入山西如蹈無人之境殺擄人民以百萬計禍害慘酷所不忍言我

皇上因念民生不遂致疾召醫又

面諭勲輔大臣以邊民被虜荼毒求非常之處欲加

大逐臣有以仰見我

奏疏

卷之一

十五

皇上宵旰憂民注意戎務

大奮乾剛期滅醜虜以紹我

二祖攘夷安夏之功基萬世太平之業也

宗社幸甚天下生民幸甚臣過不自量於八月初一

日具奏爲陳愚見振長策以靖虜患事臣自信

以夷攻夷乃帝王萬金之道我

皇上聖神文武追吉帝王建非常之功端在是矣本

月初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近該兵部具題欽奉

聖諭事內一款令在廷大小百官各陳所見誠欲求

群策也臣敢極論之臣聞虜雖出邊其意叵測  
今秋不至明年必來不惟山西可慮而潮河川  
白羊口等處皆虜要衝畿輔近地大有可憂其  
勢亦易見也苟不及時早爲區畫以俟來春大  
舉滅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禍患益深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夫以夷攻夷此古今竒策也非常  
之舉惟斷乃成臣願我

皇上獨斷於上倚決

廟堂責成本兵專任大將勿沮於群疑勿泥於常格  
如此而虜不滅功不成臣甘受欺罔之誅臣謹

奏疏

卷之一

十七

以前疏所未備者悉心上陳仰祈

聖明親鑒特賜裁決焉臣考之以夷攻夷漢時多用  
此術輒獲竒功宣帝時常惠持節護烏孫兵與  
五將軍兵十五萬擊匈奴入匈奴右地大克獲  
又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元  
帝時使護西域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  
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  
凡此以夷攻夷之證也然尚曰漢時事也今朶  
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時常以兵助順實賴其用故以大

寧全地子之至今朝

貢不絕爲

中國藩蔽然則我

朝亦嘗用夷兵矣又如兩廣川湖等處邊夷作亂  
撫臣用兵往往動調土官狼兵協同我軍征勦  
以夷攻夷百戰百勝此明効大驗也何獨至於  
北邊而疑之乎臣以爲

降諭孕顏以

明命臨之未嘗損

中國威重也即如臣前疏所陳諭以大義啖以美

奏疏

卷之一

六

利彼亦安能棄

中國百四十年之好而不思自効哉黃毛地界繞  
出韃靼之北去歲聞其曾與三衛相攻則自三  
衛遣使可以達彼且聞黃毛屋居粒食其人驍  
勇絕倫達虜之所畏今諭以

中國招徠之意彼必慕我

皇上聖德嗜利向風未有不至者也若兀良罕亦自  
三衛遣使直達招諭因其舊與小王子有隙故  
誘而用之亦兵法因間內間之意也亦不刺一  
種臣聞其往歲屢叩關通到番文願爲

中國効力比時邊臣皆無遠見惟恐別生事端不肯接受此宜因而用之駕馭可也今有甘肅差人以達可以呼而來蒞浪則吾故屬衛也以上諸夷地方既有遠近夷情亦自不同及今八九月間遣通事人員先入朶顏令與的當頭目俱來詢以各夷習俗性情隨宜招撫旣皆向化則如臣前疏區處事宜調取朶顏夷人五千黃毛三千兀良罕三千亦不刺三千各賜旗幟號衣及蒞浪三千俱約明年二月間各夷率兵會於大邊外某處地方仍各遣大將一員副將一員

奏疏

卷之一

十九

各赴其軍監督賜以牛酒勞之刻日進兵總督大臣與總兵大將督諸道精銳竒正遊兵分道並進表裏夾攻擣青山之巢以殲俺荅阿不孩搜黃河之套以殄吉囊諸遺孽虜其名王歸獻闕下振旅還師冊勲飲至豈非千載一快歟臣以爲此古今一大機會失此不爲萬一虜中有豪傑之士結納諸夷反爲之用其患豈止山西一省而已哉臣以爲謀國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夫招徠諸夷必先我軍形勢則我爲主而彼爲客合變制權足以役使用衆若寡用寡若衆使人

莫我測而我常有餘此御諸夷之術總督所宜知也臣以爲及今成造戰車輜車堅甲利兵俟明年二月間調發各邊馬步竒正遊兵及保定河間遼官達舍大約十萬分爲三大枝各以大將統領若漢衛青霍去病唐李靖李世勣宋岳飛韓世忠我

朝徐達常遇春者各統大軍責其成功而悉聽總督大臣節制又豫徵天下敢勇材力異常之人州縣給以盤費起送赴部聽征山西雖殘破之餘民尚可用况連歲被虜荼毒皆欲爲父兄子

奏疏

卷之一

十一

弟報讎快忿其氣必銳令各州縣召募驍勇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二三百人不時操練以俟發山東等處礦徒臣聞其善用長鎗巨槌輕生健鬪所向無敵精選五千人河南嵩廬等縣礦徒號毛葫蘆者二千人廣西等處土官狼兵善用藥弩犯者立死最爲利器調用一千人四川松茂等處叙瀘等州縣鏢子手資縣勇徒號張蓬頭者各一千人江淮鹽徒精選一千人各隨其技能長鎗勁弩用爲步兵各於兩司或州縣正官內撫按選委素有才望機畧者統率調度給

費前來俱限二月間到於山西鴈門等處地方  
聽征各都司衛所指揮以下官員及旗軍人等  
驍勇過人者撫按精選送部聽用天下有罪人  
犯除十惡不赦外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有能赴  
邊立奇功報效者許宥其罪功多者仍照納銀  
事例授指揮等官食俸世襲臣前疏中所稱納  
爵及有罪人等願報効者俱令其自備鞍馬器  
械糧料分配各軍効用有功之日方許先支行  
糧草料如此則人皆奮勇赴敵虜不足滅矣又  
如總兵叅將等官俸資不足以充費因而朘刻

奏疏

卷之一

三

軍士上下皆困今宜稍豐其祿秩使無俯仰之  
憂乃可責其死力號令之下賞罰必信驅赴湯  
火而不敢畏避矣往時大同總兵梁震恩養家  
丁五百餘人皆精選善戰達虜畏之相戒不敢  
犯邊今各邊將官祿入有限束縛太急何暇於  
養士臣請許令各將自行召募精勇戰士以爲  
羽翼籍名在官給與糧料俟其有功一體錄用  
則人皆殊死戰矣臣又聞各邊官軍將不知兵  
兵不服將是以威令不行進退無法先年撫臣  
許銘張文錦遇害呂經潘倣見辱叅將賈鑑被

殺總兵桂勇被囚去歲副總祝雄三令渡河而  
士卒不應兵法所謂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畏危者果安在哉臣以爲召募家丁  
之法一行則將帥各得羽翼且又出於官養不  
係私人公私兩利不惟可以克敵而亦能潛制  
驕兵悍卒輕戮主將之心士皆帖服將令得行  
驅以破虜莫不用命矣昔漢宣帝時西羌反餐  
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孤  
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遣後將軍趙克

奏疏

卷之一

五

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平西羌是則臣所謂調  
集邊兵徵募敢勇宥罪報讐之意也夫徵募既  
精又可得勝兵數萬并諸道大軍如臣前所言  
分爲三大枝一自宣府一自大同一自固原各  
出塞追襲宣大則責之翟鵬東北諸夷屬焉固  
原則責之楊守禮西北諸夷屬焉所募天下兵  
亦從宜分屬肅隊而行相機而動旣入險地士  
必有死之志其戰自力一舉滅胡功亦偉矣我  
皇上所謂非常之處欲加大逐臣以爲必如是而後  
可以成非常之功大振

中興聖治也若大虜旣平雖有餘孽亦將遠邈不敢  
犯塞然後脩大邊列亭障築堡寨興屯田畫地  
而守之

帝王萬世之業也議者失此不爲而直爲此姑息因  
循遺患掇禍臣竊爲今日惜之夫以夷攻夷如  
以毒藥攻癰疽危疾也若專守局所歸以和平  
之劑治之病日益深亡可立待也不若對證用  
藥以烏附砒霜峻治之病可計日愈矣此古之  
神醫扁鵲華佗之能也今之禦虜何以異此臣  
惟我

奏疏

卷之一

三十三

皇上御世撫民功德並懋而獨夷狄犯邊一事終爲  
至治之累猶人身一大癰疽也苟不峻治疾何  
由平臣實感激愚衷思出奇策故始終自信以  
夷攻夷爲對證之毒藥也臣敢倡言而極論之  
伏望我

皇上鑒臣犬馬之忠所論皆經

國遠猷禦戎要畧非敢以浮汎不根之詞迂闊難  
行之事依違觀望煩瀆

聖聰也然事體重大特賜

親勅兵部會同廷臣將臣先今所奏事宜逐一詳議

五龍 可否取自

上裁或少裨萬分之一

宗社幸甚天下生民幸甚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日

奏疏

卷之一

三



五龍山人集卷之一 終

宗社幸甚天下生民幸甚

上陳史也味萬食之一

五龍山人集卷之二

明崑山王同祖繩武父著

奏疏

大典疏

奏爲獻議奉迎

神主禮儀考定

宗祏古制以全

聖孝以成

大典事臣伏覩本月初五日夜忽遇

宗廟災變

奏疏

卷之二

太祖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武宗各廟帝后神主俱即時奉出惟

成祖

仁宗二廟帝后神主俱被火勢封門不能奉護大小

臣工先後奔趨號籲力救不前我

皇上聞變震驚

宵衣旰食屢歷

聖諭文武大臣責躬咎已詞意懇切即

命禮官具儀齋戒

躬行祭告

南北二郊

景神殿

太社稷皆青袍行禮

遣官分祭

朝日

夕月等神臣隨百官後候

奏疏

卷之二

駕郊壇列拜庭下恭覲

皇上秉虔將事對越神祇所以仰荅

上天仁愛之意即古聖王遇災而懼克謹天戒之盛

心殆將化災爲祥轉禍爲福矣天下幸甚續該

禮部題奉

欽依

皇祖

列聖神主暫奉安于

景神殿即行奉慰禮

成祖

仁宗廟神主便急恭製詣

陵奉題還安各廟儀物即行補造欽此臣竊惟詣  
陵題

主一事蓋出于

皇上獨見之明超越千古動中禮經誠有非尋常之

所能窺測者

皇上之意豈不以

神主者

祖宗神靈之所依

陵寢者

奏疏  
卷之二  
祖宗體魄之所在故題

主必於

陵寢蓋倣古禮既葬而題主以昭格

祖宗之神靈是憑是依也此真

大聖人之見燭理精明

大孝絕至而於典禮之行達權通變雖古聖王何以

加諸然此禮肇舉萬代瞻仰前後儀文所宜詳

定臣伏見儀注有云

欽遣大臣四員詣

陵題

神主奉迎還京之日百官吉服於土城外行叩頭禮  
神主啓行大樂前導及奉安

景神殿

上常服行禮等因臣以爲此禮之大變古今所無倉  
卒之際未暇深考臣謹按春秋成公三年新宮  
災三日哭公羊高曰廟災三日哭禮也盖痛傷  
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縞素哭之重宗廟也禮  
官具題嘗舉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爲  
言矣于時倉卒聞變未及舉行似爲闕典今若  
迎

奏臨

卷之二

四

主於

陵而復以吉服從事則於禮恐有未合是不可不講  
求也臣按漢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  
四月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盖漢時郡國皆  
立廟故遼東亦有高廟也高園者作於陵園便  
殿非正殿也武帝猶爲變服况今日

宗廟之變乎唐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  
殿夫謂之壞者歲久傾毀也猶素服示變况大  
災乎此迎

主之服不可不變也臣又按周禮大司樂職云大傀

異哉令去樂大哉令弛懸晉摯虞議日中反虞  
迎神而還其凶服鼓吹宜除今遇

宗廟火災正去樂弛懸之時詣

陵題

主宜比日中反虞之義而安可用樂乎此迎

主之樂不可不撤也臣以爲

二廟神主迎至土城外百官宜皆烏紗帽素服角帶

迎拜於

幄次

神主啓行大樂前導設而不作儀仗侍衛如儀至午

奏疏

卷之二

五

門

上御翼善冠素服角帶奉迎由

左順門入

景神殿東門

上易青袍行安

神禮如

時袷儀于

永孝殿不用樂陪祀官青服行禮禮畢奉

主安

景神殿夫事有常有變此則事之變者也禮有吉有

凶此則禮之近於凶者也曰變曰凶顧安可以  
常與吉處之乎是宜變服去樂則經權兩得始  
終合宜而天下萬世皆以爲

大聖人之制禮允合乎大道矣臣又伏觀

陛下以

皇考睿宗廟歸然獨安仍

諭大臣以爲

皇考主亦未敢獨安廟中是否合禮卿等盡心言之  
此尤足以見我

皇上尊

奏疏

卷之二

六

祖敬

宗

大孝至公之心真與天地相爲流通者也

宗社臣民幸甚臣竊惟

宗廟被災

祖宗列聖神主既皆權安於

景神殿則

皇考睿宗廟神主豈能獨安誠有如

皇上所諭者臣以爲宜祭告

睿宗廟權奉請

神主同

祖宗列聖安于

景神殿以俟營建

各廟完日同時奉安則禮意庶乎兼盡矣或曰禮廟無虛主惟國有大事則祝取群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同慶也考之春秋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鄭子產使祝使徙主柝於周廟告於先君盖亦因火災而合郡主於祖廟也則今日因變事

奏疏

卷之二

七

祖宗列聖神主皆權安于

景神殿而特奉

皇考睿宗神主與

列聖同安不惟古禮脗合而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必奠安而欣慰我

皇上尊

祖敬

宗之心亦曲盡而無憾矣臣又考之古者宗廟爲石

室以藏主謂之宗柝春秋公羊高曰主藏廟室

西壁中以備火災左丘明曰主柝於宗廟言廟

有柘室以藏神主也漢儀藏主於西墻壁堦中  
去地六尺一寸蓋堦即石室也非特備災亦神  
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主必有柘明矣宋開寶  
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  
室開堦奉出神主置於座則別廟后主皆有柘  
室也紹興十六年太常寺言廟制殿南北深七  
丈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墻隨宜安設柘室  
詔從之則前殿藏主於柘亦已明矣臣愚以爲  
今日營建

宗廟須令禮官博考古制相度時宜每

奉疏

卷之二

八一

廟於北壁鑿石爲龕室加以厚墻奉安

神主於內

皇考睿宗廟一體用石加墻庶於古制有合  
祖宗列聖神靈妥侑萬世無虞而我

皇上仁孝誠敬之心可以與天地參矣臣學識淺陋  
無所發明曩歲待罪詞林廢棄日久欽蒙

聖明錄用

簡任

宮僚俾師

國學

天地深恩無能圖報茲遇大災仰體

聖心實懷兢懼偶有所見不敢隱默擬議典禮豈嫌

異同伏乞

聖明

勅下禮部再加詳定如臣言可採乞即議行則

聖孝克全而

大典允成矣

嘉靖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還宮疏

奏爲仰祈

聖明乘運法

奏疏

卷之二

九

天體元居正以隆

聖治以安

聖躬事臣聞王者乘運而興必體乾元以更化法天

而動必建皇極以居中此隆古之道也何以謂

之體元臣聞元者善之長也乾道之始也

皇上臨御九有二十一年于茲

聖德神功丕冒海宇無以加矣然適當三七之會故

一旦變生榻寢自非

聖德格

天天心眷

聖何以轉危爲安若此哉是以我

太祖高皇帝於

祖訓一書惓惓以警戒爲言良有以也我

皇上受茲眷佑是今日維新之會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此之謂也臣願

皇上乘乾元之運一切推恩布德赦過宥罪覃及萬  
方與天下更始是臣所謂體元以隆

聖治也何以謂之居正臣聞天象有紫微垣乃中宮  
北極之謂也故王者法天必居中而馭外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曰乾清宮者朕之正寢也其垂訓

之意大矣臣伏見我

皇上近歲恒居西苑臣以爲西苑僻在一隅宮墻淺

隘豈萬乘臨御之所近者致變可爲寒心臣願  
皇上入居乾清宮書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此之謂也是臣所謂居正以安  
聖躬也臣惟

皇上聖神御極天人協徵微臣管窺何能爲益但臣  
近觀時變心實驚惶一念之忠不能自己伏惟

聖明俯賜鑒納如臣言可采乞

勅下禮部詳議可否取自

上裁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當

肅皇帝處西苑時內變起不虞幾殆廷臣人人爲上危顧無敢直言之者司業臣王某獨抗疏請上還宮改元與天下更始語直切不少避

肅皇帝心諒司業忠而名惡改元下二三相國議相

國某帝

上旨謂改元非

國家掌故以激

上怒而甚司業臯竟奪其官夫改元誠非

跋

卷之二

十二

國家掌故然自漢以來雖治世徃徃有之無非示天下維新之義何嘗諱言之即

國家掌故亦未有以改元爲諱者乃今觀集中所載還宮疏不少概見其語何也嗟夫人臣值當言之會朴忠自效即不敢愛其生曾何計身後名哉况司業所言明習今昔之務柰何其諱之而使之湮泯無傳也不佞恤省記其語有年所矣竊惟太史氏必詳書之以信今詔後又烏在其湮泯無傳也不佞以詰郡太守臣王炳璿笑而不對第曰君試跋之璿司業之孫也得無意



附錄

辟雍紀事

嘉靖壬寅十月朔國子監司業王公與祭酒張公同至西苑道經

皇上所居萬壽宮因見宮墻淺隘門禁踈簡官員人等往來出入無常公意惕然以爲目今避虜猖獗多有奸人潛往京師且宮門逼近西安門市井煩囂一旦竊發禍不可測大臣數年以來無一人敢勸回宮者臺諫亦不敢言是月二十一日忽有

附錄

卷之二

一

御寢大變

聖上幾危獲安爾後大臣臺諫但䟽入慰安慶賀而已司業公因竭忠發憤草奏未上猶俟有言之者至十二月十五日以後竟無敢言之人公遂以死自誓以體元居正二事委曲諷諫冀移上心十九日拜叩左順門上䟽二十日一更時司禮臣奏上

御覽二十一日早公席藁待罪朝房是日巳刻有

旨宣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鑿嚴嵩

申時至西苑諸臣皆入戌時下

御劄密封諭四臣劄云茲召卿等以王同祖之說似可難行則不如傳位改元至正之義夫我

皇曾祖考蒙塵改元是有景泰一代朕昨遇害小同只是傳位爲當庶朕得以仰承

仁愛於安生矣夫彼之所言可取曰三七之變夫此時氣數不古若非至聖之賢不可當也宜熟思焉頃之召四臣入萬壽宮面諭

上曰王同祖所言他主意只是要勸我還宮這是他納忠他又先說改元是要款動我還宮這也是他忠我只是傳位東宮好四臣叩頭皆云

附錄

卷之二

二

東宮幼冲豈可傳位

上曰別人不敢言此事他却進言有所恃嚴公曰他上曰是一介儒臣有何所恃

上曰數年前在山陵上李時夏言曾面薦他是真儒朕荅曰古有周程張朱是真儒今日復見真儒矣

上又曰改元之事如何內一公曰似乎變亂

上曰我朝天順改元亦是又曰他既有本如何不在我遇變之後就言今已幫著年如何逼着我我要行又言夢璵當時議大禮只是楊廷和不與他

做主以致激成許多事又曰他似急於功名他  
從容此那一樣官沒有他做四臣皆唯

上曰今不可不處治他恐後面還有人說我四臣出  
至無逸殿直房內閣臣票擬云國朝原無再改  
元之制王同祖輒行奏擾好生狂妄都察院叅  
看了來說二十二日

命下都察院叅題二十五日進二十六日五更

上覽過發內閣票有

旨宣四臣戌時至西苑四臣先至東閣

上有密劄諭四臣蓋因禮部題請正月初一日食不

附錄

卷之二

三

及分不該救護請上減禮御殿三老復進閣票  
擬都察院本王同祖妄議改元倡邪惑衆本當

上覽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任封入瀕史至西苑

上又降劄盛怒四臣如何不回荅御劄四臣請罪

上又降御劄言乾清宮不祥如何要我還宮四臣兢

兢戰懼待命至四鼓方遣出不得見面二十七

日申時又發下改票曰且擬爲民不許起用是

日一更

奏

覽二十八日留中不下二十九日辰刻



